

春秋

陆媛 著

不知



爱情会不会杀人？是谁谋杀了真爱？真爱有必要结婚吗？不结婚的爱情要不要得到教训？先爱后恨，余情变仇家。大律师宋兴梁迷上了孤女柳朝露，为了博得她的好感，宋兴梁带她进入了自己的隐秘圈子——“村委会”。柳朝露爱上了宋兴梁，并提出要和他结婚，却遭到了宋的拒绝。令宋兴梁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拒绝带来了百亿帝国“村委会”的毁灭……

小说以真实的案例作为创作原型，揭露了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腐败分子的权钱交易，演绎出商场、情场的恩怨情仇。真所谓朝菌不知晦朔，螽蛄不知春秋。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不知 春秋

陆媛
著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前言

这本书,是一个葬礼,也是一个洗礼。

它埋葬了我过去对人生和爱情的自以为是的认识,洗净了我一双新生的眼睛仍然向往着未来的美妙去处。感谢朋友们不离不弃陪伴我度过这一年来地狱般的末日危机,感谢你们以温厚坚韧的关爱包裹着我这颗破碎凋零的心,感谢你们那天使般快乐的微笑照亮了我这双黑夜里垂泣的眼睛,感谢你们用阔暖的手掌接下了我每天滴落的泪珠,有友如此,死而无憾。

有些朋友问我为什么要写作?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为什么要写作,写作对我而言,和呼吸、吃饭、睡觉一样自然,一天也不能缺少。写作从来都是愉悦自己,不吐不快,是一个人的健脑,是一个人的自疗,是一个人和自己聊聊天,也是一个人在夜深月明万籁俱静时独坐书桌享受写作愉悦的时刻。

写作除了能够愉悦自己,也是一种不可逆的记录,浮动缠绕在你周身的感情、思绪是不可再现的,记录、描述它,是一种更高境界的愉悦,回头再读的时候,间或羞赧,间或自嘲,间或惊叹,间或顿悟,都是不可与人言说的愉悦。

就这本书写作当初的动机和写作过程中的动力而言,由于我的工作和生活经历发生了转折变化,他们也随之变化。一开始我只是想展现还原一场大案,写着写着就发现,这场大案或许可以有更多的意义。一些小说挖掘的是如何为官,如何为中国特色的官,确实对年轻人如何谦逊谨慎为官大有帮助,但我不关心这个。作为一个曾经在体制内工作过的、只是浅浅地舔舐到一点点权力滋味的年轻人,我关心的是,一个生活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官员,世界变化巨快,国内政策屡屡改变,社会伦理标准年年调整,同样一件事,今年还是白的,明年就黑了,同样一个人,十年前还可以是,十年后就定然非了,面对这样的无法理解的社会变化,官员作为一个普通人,内心有过怎样的挣扎,怎样通过勤奋努力达到辉煌灿烂,又是怎样比流星更快地滑落。

我们的社会制度要求官员必须廉洁,必须一心为公,他或者她应当以众生的幸福为终生献身的目标,可是有没有人想过,一个在北上广工作的年轻官员,刚毕业就来到政府,没有创过业,没有发过财,没有尝过苦痛,没有经受过诱惑,自觉着才华不输别人,拿着菲薄的薪资,和同年毕业的同学们见面时不敢请客,住在筒子楼,从逼仄的一角灰色夜空寻找根本看不清楚的星星,周围的人们讨论着物质的虚荣和浮华,那又有什么能够支撑他(她)的优越感和荣誉感?这对一个普通青年的道德感有着多高的要求?这样的前提假设,是把每个官员都当作圣人,这个要求未免太高了太不现实了。

每个热血青年,在最美好的青春年代,都有着献身国家的愿望,但是,有什么样的制度能支撑他们将愿望变成现实,而不是穷经皓首一生无所为?

这本书还讲述了一场爱情是如何引发一场大案的。身为一个从来没意识到女性和男性有何不同的女人,一开始,我认为我自己是缺乏足够的感情阅历以描摹这个真实的故事的,但后来,在集中写作这本书的一年时间里,机缘巧合,命运迫使我日夜不停地思考爱情和婚姻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许多人已经放弃了追寻答案的问题。

就我本人而言,我经历了撕心裂肺的痛苦,但依然没有大彻大悟。我只能回忆曾经最美好的时光,但却没有憧憬未来的勇气。

我感到我仿佛能够理解柳朝露一点点了。我只能多次思考柳朝露的命运,以为她是一个影子,有所映射,有所启迪,有助选择,有助判断。

她到底是一个苦命得坠落谷底的女人,还是一个幸运得踩准浪尖的女人?看似她以一个成功企业家经营公司的方式实现了关于爱恨情仇的所有理想,还是只是暂时到了峰顶,等待向平均回归,然后跌落底部?

三年里,她和林忠生了一个极可爱的女儿,把家搬回了北京,放弃了公司事业,做了全职家庭主妇,发福了,体重是原来的两倍,在外人看来,这些毫无疑问是幸福的指标。

我曾经以为她的不幸止步于林忠,从此开始幸福的王子公主生活。

然而,当我在2012年春天拜访她的时候,获知了一些令人唏嘘的消息。

在她举报一个最爱的人宋兴梁并嫁给一个不爱的人林忠这一颠覆性举动的3年后,2012年,宋兴梁出狱了,林忠出轨了,她出离幸福了,也出离恐惧了。

对于这些故事,我曾经以为我明白了,懂得了,现在我发现,我还是不懂得。

你是谁,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要干什么。即使沉沦过、迷失过,我也不会停止一生的追问和求索。

一个葬礼,一个洗礼。

一个洗礼,一个葬礼。

陆媛
2013 年春于燕山之阳

目 录

第 一 章	鸳鸯相戏如胶似漆	清晨破门由爱转恨	(1)
第 二 章	首笔大单出手狠辣	华人首富束手自缚	(9)
第 三 章	宋柳一见天下叶落	爱恨情仇自此开始	(21)
第 四 章	技术官僚发家开路	金权同盟契阔生长	(33)
第 五 章	面壁破墙坦然相会	亲密接触惊为天人	(45)
第 六 章	高尔夫改生活方式	许鹿鸣陷绿色鸦片	(51)
第 七 章	大病一场看破红尘	联盟出马化危为机	(59)
第 八 章	一口锅熬国家安全	法国人买行业第一	(71)
第 九 章	霸州集团覆顶之灾	外汇检查漏网之鱼	(83)
第 十 章	小局长首次受巨贿	郭盟主鄙视拒退卡	(95)
第 十 一 章	借鸡生蛋炒股大赚	网络公司登陆股市	(105)
第 十 二 章	忆往昔恩爱泪满面	熬今朝离婚苦透心	(115)
第 十 三 章	箭扣长城心灵对话	明天太阳照常升起	(141)
第 十 四 章	阳光置业条法解释	德国城堡低价入手	(147)
第 十 五 章	可乐大佬大战沪杭	一纸禁令改变市场	(157)
第 十 六 章	村委会干预宋柳恋	倾天祸埋伏分手戏	(169)
第 十 七 章	大黄电器借壳上市	涉嫌垄断引发调查	(177)
第 十 八 章	生日宴会上演逼婚	摔门而去誓不结婚	(189)
第 十 九 章	十亿豪赌高盛举债	回购股票团队离心	(197)
第 二 十 章	内幕交易民怨沸腾	证监谈话秘密边控	(207)
第 二 十 一 章	私家侦探惊爆秘密	浪子负心怨女恨嫁	(219)

第二十二章 宋柳决裂动手举报 总参动怒富翁入狱	(227)
第二十三章 大黄电器风雨飘摇 婚礼白纱海上避难	(235)
后记 没有结束的结局	(243)

第一章

鸳鸯相戏如胶似漆
清晨破门由爱转恨

“你在哪儿？”

“哈尔滨索菲特酒店。”

“何时回京？”

“女儿病了，多待两天回去，很急吗？”

“不急。按原计划。你索性多待三两天。”

放下电话，想了一会儿，柳朝露忖度，等回到北京，他们就该动手了。

她思绪一密，脚步也慢了，我到底要不要救他？柳朝露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沉重如千斤压顶。

她上楼回到索菲特自助餐厅，已换上了一副轻松自如的休假神色。那里，家人正等着她，宋兴梁和女儿宋雪正在饶有兴致地品尝新鲜的细嫩澳洲龙虾和晶莹的比目鱼刺身。服务生以恰到好处的微笑双手递给她英国红茶，放好奶罐糖罐和几片新切的柠檬，便微笑着仍旧正面朝向她，退了两步方转身走开，这是训练有素的服务，她视之泰然如常。

“宋雪，感冒了要忌口海鲜，吃蛋白质太多会上火，兴梁你也不管管。”柳朝露嗔怪说。宋雪和宋兴梁对视一眼，挑挑眉毛，做了一个几乎同样的调皮鬼脸，宋雪拿起了一碗薏米水果银耳粥喝。

“宋雪，你作业做好了么？咱们约好的，没做完今天作业的话，明天不能玩了哦。”

“柳阿姨，我待会回房间就做。”宋雪连她妈妈的话都没有这么顺从过。

柳朝露俨然是家里的老板，检视着一切。

1126 房间和 1118 房间中途隔了几个房间，柳朝露走过去女儿的房间审查作业时，甚至瞥到对面房间有一间是洞开房门的，大声放着电视，好像实况转播奥运赛事。她没有停留，五星酒店处处都是即将发酵的隐私，不能多看，得保持礼貌。

宋雪仍在贪玩年纪，没有写作业，柳朝露说了几句便回来了，换宋兴梁继续去督责，毕竟是他和前妻的女儿，回来时宋兴梁也说了一句：“对面房间在看奥运比赛，咱们也看看吧，我听到挺激烈的。”

比赛很晚结束，宋兴梁关了电视，眼睛却坏笑着看着她，从床上滚到地上，又从地上爬上沙发，床单被弄得皱皱巴巴，两人满头大汗，发出动物吼叫撕咬般快乐的低呼，蒸腾出各自的味道，柳朝露深深地嗅了一下自己心爱的男人的味道，感到无比依恋。

这夜，宋兴梁睡得无比安稳舒适，抱着她，沉沉睡得一塌糊涂。

五星酒店的羊毛地毯厚实紧密,听不见脚步,但柳朝露却频频惊醒,半夜醒转,总希望听到门外响起脚步声,她在等一个人的到来。

她翻出手机,在夜色中打开那条短信,“柳总,公司对这笔生意很感兴趣,在哪里谈下一步合作?”

她嘴角流出一丝冷笑,他们也会用这种暗号方式接头。前几天她收到这条短信的时候,已经把哈尔滨索菲特酒店的地址告诉对方了,但对方却按兵不动。

“宝贝,怎么醒了?”宋兴梁迷迷糊糊翻个身,胳膊搭到她胸口,含糊不清说了一句。

她一惊,旋即不动声色删除了这条短信,甜蜜地回答,亲爱的,再来一次。宋兴梁乐了。

再次大战过后,宋兴梁跌入了酣梦,沉沉睡去。柳朝露却在等待一场真正的大战,兴奋得难以入睡。

这个男人到底有哪里值得她对他如此的爱恋?她燃起一支烟,思索半天,摇摇头,仿佛是嘲笑自己。

爱上这个男人有五年了。为了追索自己的负心男人,她第一次上了亚洲交友网,结识了宋,宋多次要求来个“网友见面”她均不理,后来勉强同意,但自从第一次见面,她就喜欢上了宋。宋其貌不扬,但她搞不懂自己为什么就是那么喜欢他,没理由。

恋爱中的愚蠢女人!烟燃到了她的手指,她从回忆中惊醒,木然扔掉烟头,却发现天快亮了。要等的人还没来。

凌晨4点多,哈尔滨索菲特酒店的服务员小茹已经在准备早班工作,她刚换新工作不久,对一切都很好奇,尤其对她所负责的楼层都喜欢观察,比如住在1126房间的那对夫妻,看起来真是幸福又奇特,小茹一边换工作服一边闲闲地想,这对夫妻年龄相仿,但外貌差距可谓天地之别,男的只有一米六,女的却有一米七,男的秃顶,看人时寒光直射,女的挑染大卷秀发及肩,男的着阿玛尼高尔夫球衫也掩不住中年富态肚,女的一身爱马仕却风姿绰约,鼻梁高挺,皮肤白皙,眉目深凹似混血,可谓美貌惊人,他们俩走在一起,一高一矮,一瘦一胖,一美一陋,小茹想不通到底有哪里般配,只有他们开出那辆幻影金的进口凌志吉普兜风去的时候,坐在车里还算是般配,他们不像暴发户,因为对像她这样的服务生都还客气,并无颐指气使之态。

“想什么呢？”小茹被打断了闲思，抬头一看是值班经理张涵。值班经理一般是很少这么早到这个楼层巡查，而且今天表情很严肃。

“1125 房间水管漏水了，去问问 1126 房间，进去检查一下有没有渗水。”张涵说，“你敲开门就行，不用你进去。”

一夜安睡，因为那一层云纱，又一层遮光窗帘，再一层挑绣压边流苏缀脚的天鹅绒布，将整个房间窗户遮得严实，即使外头艳阳高照，里面也能暗无天日，当被敲门声弄醒的时候，柳朝露也不知道是清早还是已经中午了，只是稀里糊涂地又翻了个身继续睡，宋兴梁拿开她粘在他身上的手，从铺着金棕色羊毛毡毯的地上找了条短裤穿上，走去门边，在小孔里看了一眼，哦，是那个服务员，漏水可不得了，赶快来修吧，就打开了门。

虽然地毯厚实，但十来个人的一连串脚步声还是显得密集诡异，原本睡在床上的柳朝露一下子就惊坐了起来，谁？

宋兴梁已被搡推到房间中央，十来个人，有男有女，神情冷峻，塞满了整个豪华房，服务员却不见踪影。

为首的那一个举出工作证在宋兴梁眼前亮了一下，“你是宋兴梁？”

“是啊，你们是？”

“我们是中央纪委的工作人员。我看一下你的证件好吗？”

“哦，噢，好，好。”宋兴梁震惊之余，大脑空白，全无反应。

他答应着，就转身去电视机旁取他的提包，这时两个剃着小平头的人员一个跨步夹在了他的两边，小平头身材高大，身手异常敏捷，一看就是精挑细选，训练有素，速度快得吓了宋兴梁一哆嗦。

他打开包，他清楚记得身份证就在外侧的暗包里，他却从里到外的一层一层翻找着，翻完了外面鳄鱼皮的夹层，又翻开了小牛皮的夹层，抠出来一张胡乱叠着的发票，又抠出来一张前不久出国花剩的美元，他的本能告诉他，要给自己积攒时间做出反应。

宋兴梁看了一眼自己的双手，血管微微爆起，隐藏在青白发灰的皮肤之下，那时候他还没觉得害怕。

他只是觉得很奇怪，他的手为什么没有抖，他自己为什么如此顺从，他觉得至少应该先问问他们找他干嘛，甚至应该挺起胸膛来口气强硬地质问他们，凭什么要把身份证给他们看。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他一个字都讲不出来，房间里瞬间蒸腾起的气场让他只有顺从、只能顺从、必须顺从。

实在翻无可翻了，宋兴梁只得打开侧面的拉锁，取出身份证，顺从地递给为首的那个人。

为首的那个人一直微笑着观赏着宋兴梁的动作，仿佛他很享受这场非演技派的处女秀表演，并无意打断他。

接过身份证，他将眼睛聚焦在宋兴梁脸上，仔细端详了一下宋兴梁。宋兴梁觉得这辈子也再不要被这样的眼睛打量，那是一双有着深沉黑色瞳仁的眼睛，像猎手捕获猎物前的敏锐之势在必得，又像刽子手行刑前，对铡刀下躺着的那个人的按例行事的冷酷和一丝的视人为案板上猪肉的漠然。他看过了宋兴梁，觉得很满意，又冲旁边的几位背手站立下属模样的人点了点头，然后一字一句说：“我们有件案子，想向你了解一下。考虑到希望这件事不要对你产生一些不利的社会影响，请你还是跟我们到我们的办案地点去谈谈。”字字客气，语气平静，却掩不住炸弹一样的杀伤力。

宋兴梁仍然平静：“我能穿衣服吗？”他身上只有一条短裤，他没能力掩盖他的这点秘密了。

为首的那个人示意本来团团围住宋兴梁的同伴让开。

宋兴梁缓慢地伸出了手，慢慢地一件一件拿过衣服，捋平了内裤然后慢慢穿上，捋平了长裤然后慢慢穿上，捋平了衬衫然后慢慢穿上。刚把最后一个扣子扣上，那些人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围住他。他不再有隐私了，也失去了自由，是屋里的焦点，屋里的一众人等以凌然的目光审视他，柳朝露脑子一片空白，全然忘记了自己也是裸体的。

宋兴梁在穿衣服的时候，突然想拨个电话，“我能洗脸刷牙吗？”他提出了第二个要求。

“不必了。把你的手机交给我吧，先替你保管。”为首的那个人毫不客气。

闻言，两个“小平头”往中间一挤，一左一右挽住了宋兴梁的双臂，几乎把他拎了起来。

宋兴梁内心苦笑，其实有必要打电话吗，能说什么，让他们能躲多远就躲多远，让他们把嘴巴都闭上？鬼才知道，他的那几个哥们儿，此刻是不是也跟他一样，在浑浑噩噩没睡醒的清早，只穿着一条短裤，去面对这样一群人从天而降？

“我能解个手吗？”这是第三个要求。

两个“小平头”看了看为首的那个人，再得到一个眼色之后，便会意地跟着宋兴梁进了卫生间。宋兴梁自从长大后，还从来没有在四只眼睛的注目下解过手，一脸的尴尬与无奈，他解开腰带、手握骄傲、双眼紧闭着面向前方，足足站了一分

钟，却尿意全无，摇摇头苦叹了口气，放弃了，阴沉着走出了洗手间。

为首的那个人跟上去，却又想起什么，停步回头对床上的柳朝露说：“没什么大事，就是了解点情况。实在打扰了。”

宋兴梁走到门口，停了一下，回头对柳朝露说：“你收拾一下，把她带回北京。”柳朝露知道他说他的女儿，心里还是很沉重。

五分钟好比五万年，柳朝露看着爱人的背影，悲喜交集。

柳朝露小心翼翼问道，我能去一下洗手间吗？对方说，可以，您请便。柳朝露松了一口气。

原本洁白的洗手间瞬间变得金碧辉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祝贺她，柳朝露很想哈哈大笑，很想躺在地上打滚，很想蓝天白云之间跳舞，她看着镜子里面笑意盈盈的自己，开心的笑意都溢满了镜子，流淌得遍地都是，悄悄地延伸向卧房。

这一天终于来了，柳朝露朝镜子里的自己竖起了大拇指，又攥紧了拳头，但随后又松开了，每个汗毛孔都无比惬意，轻飘飘好似在云端，仿佛云蒸霞蔚，醍醐灌顶，又好似日出之时沐浴万丈光芒。

宋兴梁被带走了，他的背影是驼背的，以前柳朝露从来没有见过他这种时候，他总是神采奕奕的，或者是果断得近乎残酷的。

出门的时候，他停下了，缓慢地回头，眼神有些呆滞，不复做爱时的生猛，但依旧射出了豹子般的精光，看着柳朝露，说了一句话，令柳朝露刹那间泪流满面。

这个男人对他心爱的女人说，我知道是你干的，但我不恨你。

他没有再回头。

柳朝露真想伸手拉住他，求求他们不要带走他，他是她的，但她的手只伸出了半截，就停在半空中，没能继续动，眼泪一滴滴落在手腕上，落在手腕的伤口上，她曾经为他割腕自杀。

一秒钟，他令她从高兴的云端，跌入了悲伤的谷底。他就是有这个本事。她心如刀割。她尝不到复仇的快感了。

他仍然是她最爱的男人，虽然她亲手葬送了他。

现在，他们是仇人了。

而且，他的家族都将比以前更加痛恨她，想到这里，她重新燃起了复仇的幸福感，她迫不及待要去教堂一趟，告诉耶稣她是多么快乐，啃噬战败的尸体的快感，她终于教训了这些曾经鄙视她如芥草的人，同时请求耶稣宽恕她，多年来她是那么纯洁真挚地爱着他。

第二章

首笔大单出手狠辣 华人首富束手自缚

